



館印

藏書

大唐西域記序

尚書左僕射燕

國公製

卷

第

卷

周

若夫

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

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

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

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

恩道場三藏法師譯玄奘俗姓陳氏其先穎

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

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竒光於漢

祀書秦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

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鬱為景胄法師藉慶誕

生金和降德結根深而浣茂道源浚而靈長

奇聞之歲霞野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洎
乎成立藝殫堵素九臯載響五府交辟以夫
平悟真假夙照慈慧鏡真筌而延佇顧生涯
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微網寶車丹
枕寔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
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榦者也擅龍象於
身世挺鷲鷲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
其聲彩旣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眼勤
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
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世
玄津俯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
燠功旣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

靈臺子雲擊帆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斲啓行
秋駕而雲趨玉柄纔攜披霧市而波屬若會
斷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
虛舟而獨遠迺於輾轅之地先摧鏗腹之誇
井絡之鄉遽表浮杯之異遠邇宗挹之為語
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
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玄理名流
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撫華指實遂有南
北異學是非紛紜永言於此良用憮然或恐
侍譯踏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
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
遊境於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矯

迹川陵綿長備嘗艱險陋溥望之非遠嗤法
顯之為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驚求幽蹟妙
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
幸歸振旦 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
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睠通識前膝
黃屋之間 手詔網繆中使繼路俯摘睿思
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
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玄妙之
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鷄林譽光鷲嶽豈
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 詔翻譯梵本凡
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
著之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

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
審言不朽其在茲焉



大唐西域記卷第

三藏法師玄奘

大摠持寺沙門

辯機撰

三十四國

天下第二泉亭長尤鐘校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反奴故 赤建國

赭時國

反敷廢 捍國

率蘇沒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坦那國

反蘇沒堵利瑟那國 屈霜去你迦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反蘇沒堵利瑟那國 習彌伽國

鷄霜去那國

但蜜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反色俱漫國

鞠和衍那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反莫閉陀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浪健國

忽慄國

縛唱國

銳秣陀國

胡寔健國

但刺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羲出震之初軒轅垂

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壇畫分野暨乎

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

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逖聽前修

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為者

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

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軌

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

戎即叙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

囊括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

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遊至

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踰三含

土之倚成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

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

朔俱霽聲教督武功之績誣成口實美文德

之盛鬱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
謀誠無與二不有所叙何記化洽今據聞見
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舊曰娑婆世界皆
三千大千國土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月月
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
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尊聖導凡蘇迷
盧山唐言妙高彌委皆須略四寶合成在大
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迴薄諸天之所遊
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
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
洲焉東毗提訶洲舊曰弗逮提又南瞻部洲
舊曰閻浮洲又西瞿陀尼洲又舊曰瞿耶尼
日剎浮洲又西瞿陀尼洲又舊曰瞿耶尼

北拘盧洲又舊曰鬱單越金輪王乃化被四
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
盧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唯瞻部洲夫輪王
者將即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
感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
其先瑞即以為号則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
婆咤多池也唐言無熱惱池舊在香山之南大
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瑠璃頗胝飾其
岸馬金沙弥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
故化為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
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苑巨升伽河舊曰
恒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

流出信度河舊曰辛統池一匝入西南海池
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窮河舊曰統池一
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頰胝師子口流出徙多
河舊曰統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
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之河源
云
時無輪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馬南象主
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
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
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中右袒首則中髻四
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
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

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
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昭
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
三王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闕其戶旦
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
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
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
離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
經誥聞諸土俗博關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
與西之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訛
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
非謬矣

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
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
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
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
國前古未詳或書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
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
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
賓越重險而款王門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
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
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
而族類群分畫界封壇大率土著建城郭務
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

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
髻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群畜祀祭幽魂吉
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
殊制隨地別叙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昌
故地自迤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耆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眾流
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
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
微有增損服飾氍毹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
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
國無網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

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
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
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
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
川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支國舊曰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
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
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
善諸國服飾錦毼斷髮巾帽貨用金銀錢小
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
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匾也伽藍百餘所僧

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
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
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國東境城
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逐
生龍駒慵悞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
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
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
耳因即潜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
龍變為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
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
引搆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
荒蕪人煙斷絕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

陶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怛釐而東西隨
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為勤勵
朶昭怛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
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
八寸廣餘八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
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
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
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
損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
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
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
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

然後宣布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
唐言持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匪
怠並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
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養久而弥
敬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
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
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
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可開發即
討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構禍者曰
王令監國媯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
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
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

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
垂照覽王深敬異情愛弥隆出入後庭無所
禁礙二弟於後行過一夫權五百牛欲事刑
腐見而惟念引類增壞我今形虧豈非宿業
即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
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恠而問之乃陳其始末
王以為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
葉從興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
國舊曰姑墨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
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氈隣國所

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
一切有部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
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
夏含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
慘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
衣持瓠大聲叫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
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
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周千餘里東西長
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
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澌龍魚雜處靈怪間
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
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

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
林樹稀疎氣序風寒人衣氍毹素葉巴西數
十孤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
厥自素葉水城至錫霜那國地名宰利人亦
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畧本三十
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
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氍毹衣氍毹裳服
褊急齊髮露頂或摠剪剃繒綵絡頤形容偉
大志性惟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
父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
食鹿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

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
樹扶疎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
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群鹿多飾鈴
鑲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群屬
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群鹿得終其壽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坦邏私城城周八
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
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
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
於中完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
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
剗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坦邏私

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翳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菽

反奴故亦建國

亦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

茂花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

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

摠稱菽亦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

國唐言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

土宜氣序同菽亦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

既無摠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怛

反敷廢捍國怛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

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馬氣序風寒

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負醜弊自數十年無

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

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宰堵利瑟那國

宰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

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澁漂

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

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弥漫壇境難

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

百餘里至颯秣建國

唐言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

都城周二十餘里極僉固多居人異方寶

大

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蒨樹
 花果滋茂多出善馬機心之伎特工諸國氣
 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為其中進止
 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兵馬強
 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
 戰無前敵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州中東西狹南北
 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坦
 那國唐言
 劫布坦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
 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
 里至屈唐言
居勿霜去声你迦國唐言
何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
 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
 至喝捍國唐言
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
 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
中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
 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
 地國唐言
西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
 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弥伽國
 貨利習弥伽國順縛芻河兩岬東西二三千
 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

少異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錫霜

去聲那國唐言錫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

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

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

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

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

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

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觀貨邏國舊曰吐

訛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

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

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莫豪力競

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為二十七國雖畫野

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溫疾疫亦眾冬末

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

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

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

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

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

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

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宰利多衣氈少

服氈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諸國順縛芻河

北下流全坦蜜國坦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

北下流全坦蜜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

百餘里

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宰堵波
所謂浮圖也又曰窻婆又曰塔婆及佛尊像
 多神異有靈鑿東至赤鄂衍那國訛也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甚少東
 至忽露摩國訛也
 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
 僧徒百餘人東至愉反胡俱漫國訛也
 愉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
 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東

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訛也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訛也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謎陀國反莫開陀國
 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
 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隣縛
 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南渡縛芻河至達摩悉
 鐵帝國鉢鐸創那國訛也溱薄健國訛也屈浪拏國訛也
 大利摩坦羅國訛也鉢利曷國訛也訖栗瑟摩國訛也曷羅
 國訛也阿利尼國訛也曹健國訛也自活國訛也東南至閻悉

多國安但遐縛國事在迴記活國西南至縛
伽浪國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泚健
國國紇露悉泚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西北至忽慄國忽慄國周八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
人西至縛鳴國人縛鳴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
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
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
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

僧徒三千餘人普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
南有納縛南言僧伽藍南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
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營以名
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
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鑿可侍冥加
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
部落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
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
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背可汗驚寤
便苦心痛遂告群屬所夢咎徵馳請眾僧方
申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沒伽藍內南佛堂

中有佛澡盤量可斗餘雜色炫耀金石難名
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
淨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
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
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塗塗衆
寶圓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以來多歷年所遠
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
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
立諸窣堵波基址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
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

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大城西北五十餘里
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
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
趣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彼威光隨
其行路之資遂獻麩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
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
如來遂授其髮爪烏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
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舊曰僧伽梨方氎布下
次下鬱多羅僧次僧却崎舊曰支那又覆鉢豎
錫杖如是次第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
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
窣堵波也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

文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
雪山阿至銳秣陀國
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旦
剌健國
旦剌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
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剌斯國界從縛喝
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

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
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
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
夏含凍積雪彌谷蹊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
妖祟群盜橫行殺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覩
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
雪山中也人依山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
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
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
毼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
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國

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崇敬商
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崇變求福德伽藍
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
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
色晃耀寶飾煥爛東有伽藍其國先王之所
建也伽藍東有瑜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
分身別鑄摠合成立城東十二三里伽藍中
有佛入涅槃卧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
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
身施群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為所務
矣卧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
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有僧伽藍中

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覓齒長五寸餘廣減四

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

娑舊曰商那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

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諾

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

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

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衆

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

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

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為法服及受具戒

更變為九條僧伽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

願力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

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嫫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觀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利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隣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

教率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鬻髻以為冠鬘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隣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持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貳服飾頗同

東夏

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

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
法會為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子
今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
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
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伽藍多藏
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
像乃奮羽驚鳴地為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
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
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
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
作蟒蛇猛獸毒虫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

攻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
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
色身安慰行者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
怛邏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
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
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
大臣曷邏怛羅之所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
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
旦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
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
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怛羅佇立宮
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

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為余守宜先
白王曷邏怙邏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
往伽藍登窳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開
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
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蘇立敵多伐刺祠城凡
城南四十餘里至霄蘇立敵多伐刺祠城凡
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高奴
霄蔽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孫高奴
反山崖崩峭峻巖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
百尺與漕矩吒國穆下同反那四羅山髣髴
相望便即崩墜聞諸土俗曰初穆那天神自
遠而至欲止此山神山震恐搖蕩谿谷天神

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
吾今住漕矩吒國穆那四羅山每歲至我受
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孫山
增高既已尋即崩墜增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
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
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
神通力并坐繩牀陵虛而往侍者沙弥密於
繩牀之下攀援潜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
龍宮乃見沙弥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
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弥阿羅漢飯
食訖便為龍王說諸法要沙弥如常為師

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
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為王
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
誨喻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從誨謝既
還伽藍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為大
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
其部屬恣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
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
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
伽藍建窠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
雨王以弘濟為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窠
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耻功不成欲填

龍池毀其居室即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
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
大王宿植善本多種勝因得為人王無思不
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早下惡
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
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今舉國興兵
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
敵之恥為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
之從也龍即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
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
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為人王威攝強敵統
瞻部洲今為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

諸福力於今現前即於兩肩起大烟焰龍退
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担一石用填龍
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
王懼威歸命唯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
覆燾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
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
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
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
為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
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
山崩黑雲若起急擊捷椎我聞其聲惡心當
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候望雲氣

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
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
中窣堵波內忽有烟起少時間便出猛焰時
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
乃見舍利如白珠璠循環表柱宛轉而上昇
高雲際縈旋而下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
薩弱齡齒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
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
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
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
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

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士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耀露盤聯輝達曙其光漸歛入窣堵波

唐言山神作象形故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

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即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

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植

根今為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也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菴羊歲切區卑免切匱他兮切婪即含切藪音懾切葉

霄蘇立切穉士句切齒昌謹切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摠持寺沙門辯機撰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羅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

豆今從正音互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

殊方異俗遙舉摠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

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

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

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

蜀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

... 卷第二 ...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 大摠持寺沙門辯機撰 ... 濫波國 ... 那揭羅曷國 ... 健馱羅國 ...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互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摠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蜀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

凡御物如只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
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
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揔謂婆羅門國
焉若其封壇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
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
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時暑熱地多
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瀉滷東則川野沃
潤疇龍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
斯大槩也可畧言焉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
舊曰由由延皆訛畧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
一日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
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之

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
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
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
指節為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羊毛兔
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為極
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即歸空故曰極
微也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
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刹
那也百二十刹那為一但刹那六十但刹那
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年呼粟多五年呼
粟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夜三居俗
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於一月盈至滿謂

之白分月廟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
十五日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
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
南行也揔此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
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
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
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
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
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
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
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
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

時也或為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旦
邏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
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頹沙荼月室羅
伐拏月婆達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
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頹濕縛庫闍月迦
刺底迦月未迦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
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
勒窣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
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三
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
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
九月十五日

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若夫邑里閭閻方域廣峙街衢巷陌曲徑槃紆闌闈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既卑濕城多疊甃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塗以石灰覆以甃整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苦茅苦草或甃或板壁以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椽栴梁奇形彫鏤戶

牖垣牆圖畫衆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奧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闥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氍毹以寶機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彩男則繞胛絡腋橫中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摠覆頂為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為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僬奢耶衣及氍毹布等僬奢耶者野蠶絲也剪摩衣麻之類也顛反墟嚴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繡衣

織野獸毛細粟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
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
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
髒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
髭或蓬鬢堆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
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反素箇那三衣
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大小僧
却崎唐言掩腋也舊曰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
合長裁過膏泥縛些唐言髻舊曰既無帶
襍其將服也集衣為禰束帶以條禰則諸部
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
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

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
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漆其牙齒
或赤或黑齊髮穿耳脩鼻大眼斯其貌也夫
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
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
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揚枝而為淨
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
塗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趨鼓奏絃
歌祭祀拜詞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
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技派其源浸廣因地
隨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

度特為詳王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
為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謬成訓競欲澆俗莫
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摠稱
謂尼羅菽茶唐言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
蒙誘進先遵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
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曰巧明
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邪藥
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
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
陀論舊曰毗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
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
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鑿方師必博究精微

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
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繫及
關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
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
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聞已遠君王雅尚
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獻俗貴高明褒贊既
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
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
資巡勺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
媮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耻辱俱至醜
聲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
醇醞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峯

峙諍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
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有宴默思惟
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誼靜良殊隨其衆居各
制科防無云律論經紀凡是佛經講宣一部
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
祇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
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
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推
微言抑揚妙理雅辭瞻美妙辯敏捷於是馭
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鋒挫銳
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赭堊身
塗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旣旌淑慝亦表

知

賢愚人智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
好罹咎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
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
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
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
舊曰刹利奕世君臨仁恕為志三曰吠舍
舊曰農人也肆力疇墾勤身稼穡凡茲四
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戌陀羅
舊曰首農人也肆力疇墾勤身稼穡凡茲四
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
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寔
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

君王奕世唯剝帝利墓弑時起異姓稱尊國
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
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
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
節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四馬兵
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
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楸執長戟或
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
矛盾弓矢刀劍斧鉞戈矛長稍輪索之屬皆
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猶急志甚貞質於財
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
業詭譎不行盟誓為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

凶悖群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
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
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
驅出國或放羗囊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
占辭不加荆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拒違所
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湏案者凡有四條
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之深
流校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
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
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
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
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

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
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
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
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
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
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
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
顙拜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
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
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
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

唯一周或復三帀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
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鑿之
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
髮拍額推胷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
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
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殂落先立
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議
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
諸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
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沉痾生崖恐極
獸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

是親故知文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皖伽河
中派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
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
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王
田之內大分為四一充國用祭祀築盛二以
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
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歛輕薄徭稅儉省各安
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
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
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
廬宿衛量事招募懸償待入宰牧輔臣庶官

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
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弭
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
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迦果那利薊羅
果般椽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
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枰柿印度無聞梨奈
桃杏蒲萄等果迦濕弥羅國已來徃徃間植
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
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
則有薑芥苽瓠葷陀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
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
石蜜芥子油諸餅麩常所膳也魚羊麀鹿時

薦肴馘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獾凡此
毛群例無味噉噉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
外希迹人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
甘蔗剎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奢等飲也沙
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
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
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釜鑊斯用而炊甑莫
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
手指斟酌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鍮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
積珍竒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
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

度之境壇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
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叙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
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
甘蔗林樹雖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
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
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
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
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
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

國北境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窳堵波蕞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城東三里有窳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塗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兩衆花群黎心競或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窳堵波是昔掩塗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窳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曠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窳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實為靈瑞城西南十餘里有窳堵波是如來在日中印度陵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窳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花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

西南深澗隋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

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
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磳徑餘流昔有佛
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
人不徧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有
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
時此龍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
獲譴責心懷恚恨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宰
堵波願為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
死遂居此窟為大龍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
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為龍所害運
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所龍見如來毒心遂
止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

諸聖弟子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為
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
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
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
留影像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
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
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
窟西北隅有宰堵坡有如來經行之處其側
宰堵波有如來髮爪隣此不遠有宰堵波是
如來顯暢真宗說蘊界之處所也影窟西有
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豎峻

嶮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居人淳質正
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
窳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
明其色黃白盛以寶玉置窳堵波中欲知善
惡相者香末和塗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
煥然又有七寶小窳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
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玉絨絡而置又
有七寶小窳堵波貯如來眼睛睛大如柰光
明清徹瞰映中外又以七寶玉絨封而置如
來僧伽胝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赤置寶玉
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鐶
旃檀為筭寶筒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

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憎而歸既至
本國置所居宮中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
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
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
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為財用入之所重權
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畧曰諸欲見如來頂
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
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衆

重閣西北有窳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怪人
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

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羅國

舊曰乾陀

備記也北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
信河國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
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
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
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温暑略無霜雪人性惟
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
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不那羅延天無著菩
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
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
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
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

流轉諸國在波刺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
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蔭影蒙密過去
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
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
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
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
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
多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
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
居臨膺運統瞻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
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

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窳堵波其高三尺
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
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窳堵波吾身舍利
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
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
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
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窳堵波處
建石窳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
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址所峙周
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
小窳堵波王用喜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
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

持

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小窳堵波在大基東
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
窳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
出小窳堵波王乃退兩歎曰嗟夫人事易迷
神功難掩靈聖所憤怒何及慙懼既已謝
咎而歸其二窳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
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
窳堵波東面石陛南鑊作二窳堵波一高三
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窳堵波又作兩
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
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耀陰影漸移石文
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

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
壁文若彫鏤厠以金沙作為此像今猶現在
大窳堵波石陞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
自胷已上分現兩身從胷已下合為一體聞
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
造佛像至窳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
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工尚少宿心憂負迫於
貧乏時彼畫工鑿其至誠無云價直許為成
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
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
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
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

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
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
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
相昭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窳堵波西南
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
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
繞大窳堵波近有群賊欲入行盜像遂出迎
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群盜因此
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
大窳堵波左右小窳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
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
或見旋繞此窳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

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
遭火災當見營構尚未成功大宰堵波西有
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
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然雖圯毀尚曰
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
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
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言尊者室久已傾
頓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
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誚之曰愚夫朽老
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
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
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

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
具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尔之後唯
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
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
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笈曷利他
唐言如意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
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聞
遐被法俗歸心時室邏伐悉底國毗訖羅摩
阿達多王超言威風遠洽使臣詣印度日以

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
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
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既空更稅
有土重歛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
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
苟為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
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償一億金錢如
意論師一使人剃髮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
臣依即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罪辱如
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
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
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洎乎集論重下令曰

外道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
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
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蔑
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
曰如意論師辭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
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鑒者恥見
衆辱齧斷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黨援
之衆無競大義群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
死居未久超圖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
世親菩薩欲雪前耻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
君臨為含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
痛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

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
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王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
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
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
異相繼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
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
神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蘇蜜但羅唐言世友
舊言和須
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
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但邏多唐言法救舊
曰達磨多羅
也訛論師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伽藍側有窣堵

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
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為國王修菩薩行從衆
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為
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捨眼東不遠有二石
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
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
為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梵釋窣堵波西北
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
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化鬼
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
薩舊曰睽摩也恭行鞠養侍育父母於此採果
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

德動明聖尋即復蘇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

沙城城北有窳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以善才

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既

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

乘學也昔伊濕伐邏唐言論師於此製阿毗

達磨明證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

並大乘學也有窳堵波無憂之所建立也昔

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山曰檀特婆

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東北二

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窳堵波無憂

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

窳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

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

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

若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

廬即古仙人之所居也仙廬西北行百餘里

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甚少並

學大乘其側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

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為媼女誘亂退失神

通媼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

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士俗曰此

天婦

天婦

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毗摩羅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婆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各

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伸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摭摭群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摠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婆羅覩邏邑中有窣堵波羅漢化波你尼仙後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

自迦濕彌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業不時進阿羅漢適余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為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存阿羅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為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

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信歎羨久之具告隣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

因即迴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弥篤從
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
烏仗那國言苑昔烏輪王之苑圃也舊曰烏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磬足曼禱 耨音耨耨音耨耨音耨 聖音聖聖音聖 稍音稍稍音稍 悞奴悞悞奴悞 匕音匕匕音匕
箸音箸箸音箸箸音箸 筭音筭筭音筭筭音筭 鬻音鬻鬻音鬻鬻音鬻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三藏法師玄奘奘 詔譯
大揔持寺沙門機撰

八國

-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 但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 烏刺尸國 迦濕弥羅國
- 半笈反奴故 蹉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
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
鐵宜鬱金香林樹蒼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
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

禁呪為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
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
信大乘來蘇婆伐宰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
藍多巴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
學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
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
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
眾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墜城四五其
王多治普揭釐城東西五里大宰堵波極多靈瑞是
普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
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羯利王唐言闍利
也訛割截肢體

普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
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宰堵河之源也派
流西南春夏含凍昏夕飛雪霏五彩光流
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殤
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
以蓄餘糧居人眾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
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殤祇含怒願為
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
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
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
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闍佛
說去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

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
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
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
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短長
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
為室遐迹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
里至如來濯衣石架裝之文懦焉如鏤
曹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
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
谷盤紆或聞誼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
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

在昔為聞半頌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
陀者唐言頌之法於此捨身命焉

曹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

唐言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薩縛達之

王唐言施一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

方來乞白旣失國位無以為施遂令羈縛擒

往敵王冀以賞財迴為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

唐言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

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

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

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

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骨書
寫經典甲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宰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甲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尸毗迦王唐
與舊略也尸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唐代
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閣川至薩哀殺
地唐言僧伽藍有宰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
來昔爲帝釋時遭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
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所救濟乃變其形爲
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感慶相率
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
大宰堵波是如來昔爲帝釋時世疾疫愍諸

舍識甲自變其身爲蘇摩蛇凡有噉食莫不康
豫甲珊尼羅閣川北石崖邊有宰堵波病者至
求多蒙除瘡如來在昔爲孔雀王與其群而
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柴啄崖
涌泉流注今遂爲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
雀趾迹甲

曹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宰堵
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
將寂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
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
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
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

宰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
 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躡仆因
 而自斃遂變為石即於其側起宰堵波唐言
 曹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但迦
 赤唐言宰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昔如來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曰慈力於此
 刺身血以飼五藥又舊曰夜
 曹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石
 宰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為諸人天說
 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
 不替唐言
 石宰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

有阿嚩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

語如上羅譯曰文散音即阿嚩盧枳多譯曰觀世音伊
濕伐羅譯曰文散音即阿嚩盧枳多譯曰觀世音伊
或觀世自在威靈潛被神迹照明法侶相趨
皆訛謬也

供養無替唐言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里至藍勃盧

山唐言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

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

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

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

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

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

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為人形

即而摩拊釋種驚寢因即謝曰羈旅羸人何
見親附遂欵殷勤陵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
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
杳冥介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
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燕私
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
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
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氏我所
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
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
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
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

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
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
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
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
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
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
迎備禮燕爾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
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隣
此宅居當令據壇土稱大号摠有臣庶祚延
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
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
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

其王也論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
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
而刺之論侍臣衛兵誼亂階陞釋種麾劔告曰
我所仗劔論神龍見授論以誅後伏論以斬不臣論咸
懼神武論推尊大位論於是公弊立政表賢恤患
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
以還都論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
首出九龍之頭論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何其寐
也論利刃斷之論龍女驚寤曰論斯非後嗣之利非
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論故此
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論釋種既
沒其子嗣位是為論唵坦羅犀那王論
唐言
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論如來伏阿波邏
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
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
明論如來問曰論汝子我之族也論今何所在論母曰
旦出畋遊今將返駕論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
引王母曰論我惟福遇生育聖族論如來悲愍又
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論斯人者
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論我
其行矣論還語之曰論如來從此往拘尸城論娑羅
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論自為供養論如來與
諸大衆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
光輝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論乃見其母復

明慶而問曰論我去幾何論有斯祥感論能令慈母復明如昔論母曰論汝出之後論如來至此論聞佛說法論遂得復明論如來從此論至拘尸城論娑羅樹間論當入涅槃論召汝速來論分取舍利論時王聞已論悲號頓躄論久而醒悟論命駕馳赴論至雙樹間論佛已涅槃論時諸國王論輕其邊鄙論寶重舍利論不欲分與論是時天人論大眾重宣論佛意諸王論聞已論遂先均投論普揭論釐城東北論踰山越谷論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論山谷杳冥論或履論絙索論或牽鐵鑠論棧道虛臨論飛梁危構論椽棧躡陞論行千餘里論至達麗羅川論即烏仗那國論舊都也論多出黃金論及鬱金香論達麗羅川中論大伽藍側論有刻木慈氏論菩

薩像論金色晃煜論靈鑒潛通論高百餘尺論末田底迦論舊地論說略論末田論阿羅漢之所造也論羅漢以神通力論攜引匠人論升觀論史多天論曰論兜率論陀訛論也論又親觀妙相論三返之後論功乃畢論焉論自有此像論法流東派論從此東行論踰嶺越谷論逆上信度河論飛梁棧道論履危涉險論經五百餘里論至鉢露羅國論此印度鉢露羅國論周四千餘里論在大雪山間論東西長南北狹多論麥豆出論金銀資金之利論國用富饒論時唯寒烈論人性獷暴論薄於仁義論無聞禮節論形貌麤犢論衣服毛褐論文字大同論印度言語異於諸國論伽藍數百論所僧徒數千人論學無專習論戒行多濫論從此復還論烏鐸迦漢茶城南論渡

度河論廣三四里論西南流論澄清皎鏡論洄急漂
流論毒龍惡獸論窟穴其中論若持貴寶論奇花果種論
及佛舍利渡者論船多飄沒論渡河至但論又始羅

國北境印

但論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
近又附庸迦濕弥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
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
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
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鑿羅鉢但邏龍王池
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此
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鑿羅鉢但邏樹苾

芻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
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窳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
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
藏即斯勝地當其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
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
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墮仆傍有伽藍圮
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窳堵波
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
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
窳堵波窳堵波論青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

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更採青蓮重布其地惡
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
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戰
達羅鉢刺婆唐言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
之捨凡歷千生
捨頭窳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
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
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窳堵波高百餘
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為繼母所誣抉目
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
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
沒繼室憍姪縱其昏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

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
隙從容言曰夫但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
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
物議斯在王惑聞說雅悅茲謀即命太子而
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
先王但又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尔作鎮彼
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
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
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弥怒詐發
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
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
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扶去兩目

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
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
死其敢辭乎齒印為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
抉去其眼眼既失明乞丐自濟流離展轉至
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
昔為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於
是謀計入王內殿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
悲吟瑩篔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
悲惟而問曰瑩篔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
而來此乎即問內殿誰為歌嘯遂將盲人而
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
禍豐愛子喪明猶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

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
誠以不孝負責于天某年月日忽奉慈旨無
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為不軌也
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
唐言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
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
漢受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
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泣淚也
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
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其
瀝泣說法既已搃收眾淚置之金盤而自誓
吾所說諸佛至理若不真說有紕繆

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淚洗彼盲眼。眼
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遂
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
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
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
羅國。北境印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河。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
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
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
國城南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
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

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窳堵波，無憂王建也。
高二百餘尺，池沿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爲岸，
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汨急漂注，龍魚水族窟
穴潛流，四色蓮花，彌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
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
侶，窳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
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
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
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小
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
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
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

異從此復還。但音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餓鳥菟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窰堵波。摩訶薩埵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噉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窰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瑩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窰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

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果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窰堵波。高三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北境印國大都城。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舊曰濕彌羅國。北印度境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
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隣敵無能攻伐
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
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
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
土俗輕僇人性怯懦國為龍護遂雄隣境容
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
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宰堵波並無憂
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外餘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
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
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

此地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
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阿羅漢者得六神
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
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
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
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
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為
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
曰池地摠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
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
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
取國以為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

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伽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今時泉水已多流濫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天闊達多智幽求名實覃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群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苑伽河欲沉深流從誅戮

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陵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爲羅漢建五百僧伽藍以此國持施衆僧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嘆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爲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

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万里星馳，英賢畢萃，睿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

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又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住。靈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卍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卍友曰：結使未除。詳議乖謬。尔宜遠迹，勿居此也。卍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卍友曰：我願無學。其猶夷墮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

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
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
可速證以決眾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
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
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
羅漢見是事已謝答推德請為上座凡有疑
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邬波
第鑠論舍論曰優波提釋素坦纜藏羅藏曰修多
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
舊曰毗那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
耶藏說也釋阿毗達磨藏曇藏略也凡三十萬頌六百
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

華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
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鑠鑠寫
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
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
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
西門之外東西面而跪復以此國摠施僧徒
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記利多種復自稱王
并逐僧徒毀壞佛法唐言雪其先釋種也
觀貨邏國四摩旦羅王山下其先釋種也
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先有壇土嗣膺
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
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為商旅

多賣寶貨諸。隱軍器諸來入此國諸。此國之君特諸加賓禮諸。商旅之中又更選舉得五百人諸。猛烈多謀諸。各抽利刃諸。俱持重寶諸。躬賣所奉諸。持以獻上諸。時雪山下王去其帽諸。即其座諸。訖利多王諸。驚懾無措諸。遂斬其首諸。令群下曰諸。我是覩貨諸。邏國雪山下王也諸。怒此賤種諸。公行虐政諸。故於今者諸。誅其有罪諸。凡百衆諸。庶非余之辜諸。然典國輔宰諸。臣遷於異域諸。既平此國諸。召集僧徒諸。式建伽藍諸。安堵如故諸。復於此國諸。西門之外諸。東面而跪諸。持施衆僧諸。其訖利多種諸。屢以僧徒諸。覆宗滅祀諸。世積其怨諸。疾惡佛法諸。歲月既遠諸。復自稱王諸。故今此國諸。不甚崇信諸。外道天祠諸。特留意焉諸。

新城東南十餘里諸。故城北大山諸。陽有僧伽藍諸。僧徒三百餘人諸。其宰堵波中有佛牙諸。長可寸半諸。其色黃白諸。或至齋日諸。時放光明諸。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諸。僧徒解散諸。各隨利居諸。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諸。觀禮聖迹諸。伸其至誠諸。後聞本國平定諸。即事歸途諸。遇諸群象諸。橫行草澤諸。奔馳震吼諸。沙門見已諸。升樹以避諸。是時群象諸。相趨奔赴諸。競吸池水諸。浸漬樹根諸。互共排掘諸。樹遂踣諸。仆既得沙門諸。負載而行諸。至大林中諸。有病象諸。瘡痛而卧諸。引此僧手諸。至所苦處諸。乃枯竹所刺也諸。沙門於是拔竹諸。傳藥裂其裳諸。裹其足諸。別有大象諸。持金諸。授與病象諸。象既得已諸。轉授沙門諸。沙門開

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迴船而去。』顧河嘆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

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唐眾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窣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存。在野獸山，猿採花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群從遊戲。手指摩畫，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事 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

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
論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
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
飲食與衆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
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
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
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
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
在東印度居王內廡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
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
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
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鍾餘慶

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
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
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即升虛空入火光
定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
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刺拏

唐言滿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

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
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唐言覺論師於
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
七百餘里至半笈反奴故嗟國北印境

半笈反奴故嗟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

時花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烏

談跋羅茂遮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
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
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圯無大君長
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
北有石窰堵波寔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
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境印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
宜氣序同半菽蹉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
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
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
形貌麁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

罽賓之正境乃邊囊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
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境印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西域記

三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三藏法師

大摠持寺



奉詔



辯機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國

屈居勿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坦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堊醯掣坦羅國

毗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國周萬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
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
金銀鍮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颯風俗暴
急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
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
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
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
壞基址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
六七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
前有王号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
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

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
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高
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辭論
清雅言談贍敏衆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
敬佛法遠訪名僧衆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
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
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
無復孑遺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幻崇敬佛法愛
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壇場不供
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幻日王知其聲問
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

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
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窟
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淳海往伐幻日王守
其阨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竒兵四起生擒
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
幻日王踞師子牀群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
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易
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
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
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
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日王母博聞
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幻日王曰

我嘗聞大族竒姿多智欲一見之幻日王命
引大族至母宮中幻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
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
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爲敵國之
君今爲俘囚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
先靈下慙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
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
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
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
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
亡滅雖在縲絏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
造而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

其自愛當終余壽已而告幻日王曰先典有
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
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
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幻日
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媵以稚女待以
殊禮揔其遺兵更加衛從來出海島大族王
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濕
彌羅國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
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彌羅
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
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
宰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

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類時諸輔佐
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
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
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
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
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
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
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即殂
落殂落之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
時證果人愍而嘆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
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

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宰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宰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

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

瞻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

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

因為國号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唐言漢持梨曰至那

羅閣弗但邏唐言漢王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咎秣蘇伐那僧伽

言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眾儀

言林

言

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
佛皆於此地集天人眾說深妙法釋迦如來
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
旃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閻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
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處小窣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
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
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
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
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
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
疎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
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
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
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
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
度國三寶之事一以揔監混彼此忘愛惡督
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
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
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變境內無不周徧從
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嶮路行七
百餘里至屈居勿露多國北印
度境

西域記

卷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
卉木滋榮旣隣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
及火珠兩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麁弊
旣癯且尪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
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
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岨或羅漢所居或
仙人所止國中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
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
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
雪至秣羅娑國波亦謂三自屈露多國南行七

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境印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
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
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
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
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尠少
城東南三四里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
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但

羅國

中印境

波理夜但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四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

收穫焉多牛羊少花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
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
武略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
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
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境
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家植成林
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
終青色出細班氎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
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
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五所異
道雜居

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
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
舍利子舊曰舍利弗說略也曰沒特伽羅子舊曰
連說也布刺拏梅旦麗衍尼弗但羅唐言滿慈
多說略也子優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
雲皆說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
德說譯也曰妙諸菩薩窣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
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賣持供具多營奇
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
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詩伽羅子誦持經者
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釐諸苾
芻

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宰堵波競
修供養珠旛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
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為
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為室因
谷為門尊者鄔波鞠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
則有如來指爪宰堵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
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
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
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洄池傍
有宰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
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眾獼猴喜躍墮坑

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
側有舍利子没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
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宰堵波以記遺迹如
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
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
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為奢侈深閑幻術高尚
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
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
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王合謀。欲以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賫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竒謀。令離諸苦。今此

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湮滅。生靈不悟。遂沉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時旣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城西北四五里。有窳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靛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

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茶僧伽藍重閣連
薨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
行四百餘里至宰祿勤那國中印
宰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菟伽河北背
大山間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尚固土
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
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
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摧微言清
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誓疑天祠百所異道
甚多

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宰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
說法度人其側又一宰堵波中有如來髮爪
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宰堵波
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
諸外道所誑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
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
論義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
里至菟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
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
為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適流彼俗書記謂之
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受
福福而投駭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

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
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
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
汲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
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
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
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夔激
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
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
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邪見
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
底補羅國

中印
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
尚學藝深閑呪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戌
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
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
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
瞿拏鉢刺婆唐言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
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
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毗婆沙
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紀
乘執莠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先進

成

西域記

卷

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
情未除時有提婆犀那唐言羅漢往來覩史
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
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
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
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為
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
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
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
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觀禮天軍惡其我慢憐
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
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果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
人並學小乘法教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論
師迦濕弥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
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
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
阿毗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眾賢
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沉研鑽極十有二歲作
俱舍電論二万五千頌凡八十万言矣所謂
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
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
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
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

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人懷疑前
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邇學徒
莫不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
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
中無復鑒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衰老
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頽其異執引至中印
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偽詳乎得失尋即命侶
負笈遠遊衆賢論師常後一日至此伽藍忽
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
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
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
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沉究彌年作為

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
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為
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
告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
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
過授辭適畢奄余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
而致辭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
躬謝答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
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
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
若指諸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
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

改題為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論大師
遠迹論既得其論論又為改題論凡厥學徒論何顏受
愧論世親菩薩論欲除衆疑論而說頌曰論如師子王
避豕遠逝論二力勝負論智者應知論衆賢死已論焚
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論菴沒羅林中論
起宰堵波論今猶現在論
菴沒羅林側有宰堵波毗末羅蜜多羅唐言
友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於說
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
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
途次衆賢論師宰堵波也拊而嘆曰惟論師
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

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
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
知當制諸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
滅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
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淌知命必終裁書
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
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
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尔志
無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
陷為坑同侶焚屍收骸論建時有羅漢見而
嘆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
乘論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旻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鍮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旻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
有池編石為岸引旻伽水為浦五印度人謂之旻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鑿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會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鍮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

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但邏國唐言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為王因以女為國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舊唐書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眾百

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
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
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
處其側則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
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堊醯掣旦邏國
中印
度境
堊醯掣旦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
風俗淳質翫道薦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
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
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

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
在昔為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窣
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
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羗伽河西南至毗羅

刪拏國

中印
度境

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里氣序土宜同堊醯掣旦邏國風俗猛暴人
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
三百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
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圮
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
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

佛
說

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
至劫比他國舊謂印度迦舍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
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止量
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
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正窮
剎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
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
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
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
升天宮居善法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

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
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
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
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
花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
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壘以甃石飾以珍
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
精舍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
之像形擬殿初猶為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
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
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
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窳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窳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
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
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
各有小窳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窳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佛
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在天宮還瞻部洲也
時蘇部底唐言善提現舊曰善吉也皆訛也宴坐
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尊從如我今
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
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花色苾芻尼欲

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
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
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
繼其大窳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
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
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

破鏡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註音畫噍才笑切墮時勇切權音角註音卦

西域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三藏法師玄奘

撰

大摠持寺沙

門齊機撰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反山格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
疏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
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登鏡異方奇貨
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
稼穡時

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

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
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
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十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号拘蘇磨
補羅唐言王号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
懾贍部聲震隣國其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
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琬伽河側棲神
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
律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
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
其德号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
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深著心生便

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
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
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女深愛心生自遠來
請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
請俟嘉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
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
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
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
祥儻不遂心必起嗔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
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
曹曹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

送歸既至仙廬謝仙人曰天仙俯方外之情
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
不悅乃謂王曰輕吾老妾配此不妍王曰歷
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
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膏曲形既毀
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
更名曲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君
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
增作光兄字曷邏閣伐彈那唐言增王增以長嗣
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刺那唐言
耳金國設賞迎王唐言每謂臣曰隣有賢主國

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
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職望隆重謂僚庶曰
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弟仁
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
何如各言尔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
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
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
身讎手為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
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
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曰國嗣之重今
古為難居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
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忘虛

薄今者。旣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旣多靈鑒。願往請辭。卽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余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先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爲練若。必勇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爲此王子。金耳國王。旣毀佛法。余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慙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無強敵。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而退。卽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

唐言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隣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尔庶僚。同心勦力。遂摠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拒五印度。旣廣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旣伽河側。建立數千窰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鑿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藍。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

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
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
令相推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陟幽明若
戒行貞固道德純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
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
律儀無紀穢德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隣
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怠求善忘勞即攜
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
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
至止結廬而舍唯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
宮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
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

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摩
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
日王巡方在羯末嗚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
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
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
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
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
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
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
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

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
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
稱臣庶荷其亭育咸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
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
國号大唐者我
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
秦王今已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
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悲威風鼓舞群生
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

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俗無冗風
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
生福感聖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
也從數十萬衆在旻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
數萬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
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
絃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旻伽河西大
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
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
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寶臺高
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
為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

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
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
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逆奏主於行
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象
張以寶幟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
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
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
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
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
浴像玉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僑奢耶
衣數十百千而爲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
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

學商摧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
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
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聲捨國
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寡德無祐
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
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
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
門闥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增祇
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
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
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
何可爲懷况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

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
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諧遂。屬
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為大善。無可
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宰堵波。登臨觀覽。
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
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群官。是時群官惶遽。
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
忿色。止令不殺。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
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福。然我狂愚
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感。輒為刺客。首
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與此惡心。對曰。大王
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

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
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
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
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人潰亂。欲
以此時殺害大王。既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
行刺。是時諸王臣大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
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
是乃還都也。
城西北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宰堵波
宰堵波。南臨殑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

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
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
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
千衆監守者繁其誼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
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
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
數百千衆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
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甃室其
中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鍮鈿二精
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
石基甃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
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

之上彫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鑿
鏤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
自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模度量同
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
晝夜大城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窣堵波
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
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
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
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
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
城據苑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互
相影照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苑伽河東有

一天祠重閣層臺竒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
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
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
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
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殽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
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
說法時有五百餘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
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自
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殽伽河南至阿踰陀

國度中境印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穀稼豐盛花果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
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
人大乘小乘兼攻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
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
婆藪盤豆譯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
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
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殽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
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

天

西域記

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
有如來髮爪窠堵波王 伽藍西四五里
髮爪窠堵波北伽藍餘址昔經部室利邏多
唐言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
阿僧伽唐言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
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
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盡為大眾講宣
妙理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窠
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
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
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

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廻信大乘其弟世親
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
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唐言師者密行
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每相謂曰凡修行
業願觀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
以知所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
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時
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
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
分方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
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
著爾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

往覩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中生蓮花纔開
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即
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在曰
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無
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
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
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
者忘倦受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
臨殞伽河中有靛窳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
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
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

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
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
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為罪本今
宜除斷即執鋸刀將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
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
聖攸宗吾欲誨汝尔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
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
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為善矣杜口絕言
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
不斷舌旦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
百餘里渡殞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

中印
度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
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
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
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
居城東南不遠臨苑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
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
藍僧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
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婆唐言覺使論師於
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
七百餘里渡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邏

那伽國

中印
度境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
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踈氣序和
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
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
多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
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
行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
天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
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
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

南

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

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
汝爲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
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
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
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
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
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
敬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
此處是衆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
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
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
枝葉扶疎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
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
身命旣誅邪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
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
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
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旣登臨俯謂友曰
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
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
殞絕親友諫喻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
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
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

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

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
周給不計号大施場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
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
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象寶莊嚴即持
上妙竒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衆次
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
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
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髻
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
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
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
府庫充牣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

而死彼俗以為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
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
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獫野鹿群
遊水濱或濯流而過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
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
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修苦
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
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
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
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
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怠從此西南入大林中
野象群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

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

舊曰拘陵也中印度國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

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

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

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

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衍那王

唐言出愛舊云優真王訛也

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

力欲舉雖多人眾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

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

上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

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

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梅檀如來自天

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

勞耶開導末世寔此為冀精舍東百餘步有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

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頽毀

舊云瞿師羅訛也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址是具史羅

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

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

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高二百餘尺

如來於此數年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

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軌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
此作顯場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
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
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
多愈釋迦法蓋此國最後故土自君王下及
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嘆而
歸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殞伽河

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
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
處此國先王扶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
外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明達幽微者
作為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法扶
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推論外道有勝
當毀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
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
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
然無豎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
風範弘遠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
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

祐也微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
僧無咎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即昇
論席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辭義誦其所執
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
矣將覆逆而誦耶為亂辭而誦耶外道憮然
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順
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
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
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軌是悔即為說法
心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
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

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窣堵波自
此北行百七十里至鞞索反山格迦國中印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
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
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
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
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
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
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
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
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

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
奇樹高六七尺春秋迤代常無增減是如來
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抵繁茂至今諸
邪見人及外道眾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
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
如來髮爪窠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
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

度也 境中 印



舊曰舍 衛國 訛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究俱水 誅思 畢切壇音 壇



三藏法師玄奘
大摠持寺沙門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窠堵國

藍 摩 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墮場
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地尚有
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
藍數百地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
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卅之時鉢邏犀

那特多王

唐言 勝軍 舊曰

所治國都也

西域記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
遠有一故基上建小宰堵波昔勝軍王為如
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宰堵波是佛姨母鉢
邏闍鉢底波唐言波生主舊云苾芻尼精舍勝軍
王之所建立次東宰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
須達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宰堵波是
鴛窠利摩羅唐言指髮舊曰捨邪之處鴛窠
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
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髮將欲害母以
充指數由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
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

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
害彼少門尋即仗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
徐行而退凶人指髮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
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髮聞誨悟所行
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是給孤
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
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
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
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圯唯餘故基獨
一孰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
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

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
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号給孤
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
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
地爽塏尋詩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
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
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
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
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
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逝多樹給孤
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芻

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
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踈
嬾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
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痛苦
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褥親為盥洗改著新
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没特伽羅子
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
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
命没特伽羅往召來集没特伽羅承命而往
舍利子方補護法衣没特伽羅曰世尊今在
無熱惱池命我召余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

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介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嘆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舉帶宰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卅汲充佛用其側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宰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媼女以謗佛處

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媼女詐為聽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荅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媼既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為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欲以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為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

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遶何異如來思
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持伽羅子奉佛
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
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
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
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黎苾
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黎陷坑南
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
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
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便自念
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
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盃至給孤獨園於大眾

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
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
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盃系
系斷之聲震動大眾凡諸見聞增深喜悅衆
中一人起持木盃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
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
凡此三坑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
此深坑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
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
昔於此與諸外道論義次東有天祠量等精
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
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宰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義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捕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宰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受請宰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離王曰毗流與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株朽葉

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觀聖感懷還軍返國還軍之側有宰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克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刑其手足投諸坑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

骸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盧擇迦
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
園告諸苾芻今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為火
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
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
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颯發焚
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
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宰堵波昔此
國羣盜五百橫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
獲已扶去其眼棄於深林群盜苦逼求哀稱

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
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
世尊在其前任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
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
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宰堵
波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宰堵波有迦
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
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宰堵國

印度訛境中

舊曰毗羅衛

劫比羅伐宰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
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

四五里壘執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
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
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
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
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
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夫
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
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
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啜但羅頰沙茶月三十
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
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
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
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
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古祥之應在
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
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
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
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
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瞻部洲中
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
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
老

老
窣
案
遭
聖
化

城南門有窳堵浪是太子與諸釋搆力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顙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陀後主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士俗相傳為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

妃寢宮也中作耶輪陀羅并有羅怛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入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窳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窳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窳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馬迦羅迦村馱佛滅東北行三十

餘里全故大城中有宰堵波是賢劫中人壽
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
遠有宰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宰
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
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
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宰堵波是太子坐樹陰
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
坐樹陰入寂定日光迴照樹影不移心知靈
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宰堵波釋種誅死處也
毗盧擇迦王既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

百九十萬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
天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宰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
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
以家人之子重禮娉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
產子男是為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
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憇駕
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
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盧擇迦嗣位之後
追復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
耕畝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
以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之宗子敢行凶

暴安忍殺害汙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
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
王一為四摩咀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
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宰堵波無憂王
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為說
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
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
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
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
臣還已白王淨飲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
儲積花香與諸群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

時如來與大眾俱入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
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
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
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
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
其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
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宰堵波是如來
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宰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
於此習諸技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
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
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遂也途次天祠

王曰此天祠多靈鑿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城南門外路左有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搆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宰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弦矢旣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塗以歸隨其所苦潰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

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浴太子宰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宰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浴洗其南宰堵波是天帝釋捧

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
跪接菩薩漢有四宰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
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
衣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
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况世人乎乎
四天王捧太子宰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
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
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号曰油
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
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為水其
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
藍摩國中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壇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
稀曠故城東南有執宰堵波高減百尺昔者
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
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宰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
旋宛轉繞宰堵波野象群行採花以散冥力
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宰堵波也
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工而
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曰
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
室王曰尔家安在為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
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求請謁王

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間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宰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尠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揔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宰堵波見諸群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嘆感懷有一苾芻便

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紀此宰堵波有佛舍利聖德真通群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群重伸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為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飾綿歷歲序心事無怠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尔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揔知僧事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宰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

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主此既允宿心
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縲最後釋駕之
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
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
絕諸有漏闡鐸迦舊曰車也曰詎有何心空駕
而返太子善言慰喻感悟而還

迴駕宰堵波東有瞻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
在其傍復有小宰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
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尚有天
衣曰斯服太多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
人眼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
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

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
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闍鐸迦取刀自斷
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為供養時淨居天
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太子謂
曰能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剃
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
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
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
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宰堵波東南
曠野中行百八十九里至尼拘盧陀林有宰

西漢書卷六

七

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
 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槃般那唐言梵燒也
 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
 自茲已降竒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
 灰炭窳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
 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窳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
 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
 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盜獵
 師伺求行旅為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
 揭羅國中印度境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孰
 拘尸那揭羅國

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內東北
 隅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陀舊說曰純之故
 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
 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
 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
 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榘而皮青白
 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
 軌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
 窳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
 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
 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
 法法後半月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

西漢書卷六

七

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
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
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
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
年精舍側不遠有宰渚波是如來修菩薩行
時為群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
毛群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颺逸時
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
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翻大火方
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
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
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

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
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
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宰渚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宰渚波是如來修菩薩行
時為鹿殺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
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
難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
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免後至恐疲苦而濟
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宰渚波
鹿拯溺西不遠有宰渚波是蘇跋陀羅善賢
唐言也

舊羅訛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
年首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

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
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
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
先問佛言有諸別眾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
訓導俗喬答摩舊曰瞿曇能盡知耶佛言吾
悉深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
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味道異
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
寂靜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
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
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
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

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
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
大涅槃即於眾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
寂滅是為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
度蹇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
剛躡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
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
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
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
金剛杵悶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
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為燈
炬金剛躡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

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
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
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卧。師子
林。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
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歡
歎悲慟。時阿泥埤。律舊也。阿那。告諸苾
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恠。時末羅衆。供養已訖。
欲舉金棺。詣涅疊般那所。時阿泥埤。告言。
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
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
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
來寂滅。棺殮已畢。時阿泥埤。律舊也。阿那。告
上天宮。告

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滅。摩耶聞已。
悲哽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
及錫杖。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
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
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
行法。余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
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
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衆生。從金棺
起。合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
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
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為
棺。華鬘纏身。設香花。建幡蓋。衣羅之衆。奉與

發引前後導從。此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
木。縱火以焚。二。氈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
為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焚
身側。有宰堵波。如來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
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
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
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
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氈纏絡。重棺周
殮。香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為出
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
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異
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

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問阿難。治
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
現足側。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
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
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
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
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
滅世間。明導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
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
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
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
彌歷曠劫。想所共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

舍利在此當均一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
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
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那婆吞多龍王
文隣龍王醫那鉢坦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
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
誼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
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
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
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
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
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
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

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
經行之次見一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婆
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
養旦以淳乳煮粥進烏沙門受已纔一嚼齒
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
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為久不安耶為粥
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
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去婆
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
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畧
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
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

俯清流而滌器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
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
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
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怛羅者我身是也為
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
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設儀肅然其
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疔
一反斯國
託舊也中波羅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三藏法師
大揔持寺
奉詔譯

五國

婆羅疔反女點斯國
吠舍釐反力支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疔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殫
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

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
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

扶疏茂草薶靡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

西境記七
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
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
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本茂
林相蔭清流交帶鑰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
肅然慄慄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疍河西有窣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
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疍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
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
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

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
石爲基陞輒作層龕龕帀四周節級百數皆
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鑰石佛像量
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
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舍玉
潤鑿照映徹慙懃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
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
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
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
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
波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窰堵波是梅呬麗耶唐言慈

舊日彌勒訛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

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

地平正人壽八万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

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

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

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

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

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

佛此說從座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

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

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窰堵波是釋迦菩薩受

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万歲迦葉波佛出現

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

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

成佛号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

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

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

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

鑿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窰堵波

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

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

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采嘗中浣衣凡
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
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
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
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
雕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
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
六牙象王獵人剥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
捕象王爲敬架裝遂揆牙而授焉
揆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
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

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
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通俗歸依其側不遠大
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爲
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群
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
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燎飛天凡我徒
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
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
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群之鹿更次輸命提婆
群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
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嘆曰
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

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
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
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誠
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
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
王聞嘆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
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
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興伽藍西
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
瑩飾奇珍既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
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
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陀

唐言

一切義成舊日
悉達多訛略也

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

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曰
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
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
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
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
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安樂為道三人
曰勤苦為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
思惟至理為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
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道
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
遁

惠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

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
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
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論更
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
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
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
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
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
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
念哉言增切怛耳菩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
成等正覺号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
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

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
如來嘆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
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
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
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
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尔時起菩提樹趣
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真
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
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
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
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
訊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

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宰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爲寶劍陵虛復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

病不死是人旣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旣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

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

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獲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旣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

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猿於林樹採異華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猿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猿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食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

通鑑記世

之免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窳堵波從此順流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流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矣大城西北伽藍中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竄然靈鑒潛通竒迹間起

通鑑記世

九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
藍唐言不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
閣連甍僧徒肅穆衆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
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
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究
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親觀聖迹
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
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
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
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貨邏國人也
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

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還
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
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
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
寶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深衣
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
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
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
渡殑伽河至摩訶娑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遵
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
敬殑伽河北有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奠其
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

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
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
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
極妖崇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
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
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
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
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
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
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

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
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
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
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
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
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
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
訛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
菴沒羅果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
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
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
露影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

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
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加藍僧徒寡少習
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
毗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
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
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
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
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
取方事興工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
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獼猴

為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
窣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
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
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窣
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名稱舊曰淨名然
取同名乃有異舊也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此
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甃傳云積石即無垢
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
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
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
入涅槃此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

伽藍

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

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
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
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
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園側有窣堵
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
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
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
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
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
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
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
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

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
來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
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
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
汝汝為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
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
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
麋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
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
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
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

梵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竒怪同載
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
計日月旣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
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斃伽河隨波泛濫烏
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
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
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
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
鹿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
罹心賤妾愚衷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
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
城已弔鹿女告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

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
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
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千子歸宗側
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說經行舊迹指告衆曰
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中千
佛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窳堵波光明
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
重閣講堂餘址也
講堂側不遠有窳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
去此不遠有數百窳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
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
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

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旣摧殘池亦枯涸朽株
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宰堵波栗帖昌

反婆子舊曰離車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

城趣拘尸那國諸粟帖婆子聞佛將入寂滅

相從號送世尊旣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

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粟帖婆

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

居人曠少中有宰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

人天大眾引說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

轉輪王号曰摩訶提婆唐言有七寶應王四

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高蹈忘

情大位捨國出家深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宰堵波是七百賢

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

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

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長

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

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

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大名稱衆所知

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

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

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

法事運神足之法會時三菩伽於大眾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必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眾莫不悲感即召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

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統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宰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摠持傳物強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詰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嘆曰我年

難邁為諸衆士欲久住世任持正法然衆生

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
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旃伽河泛舟中流
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駕
疾馳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
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
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旂翳日阿難恐
闔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
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
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慟
俱還本國起窰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伐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

膏腴花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
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
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
城号占戍拏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
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
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窰堵波
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
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於
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
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
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
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尔

宜知時於是大眾圍繞神足陵虛至於河濱
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余勿殺魚以神通力
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
解人情余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
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
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
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
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詈辱眾僧引類形比
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
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
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
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

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
恩與諸天眾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
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
妙法於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真受
法既服深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窰堵波無
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
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窰堵波
如來昔於此處爲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
如來髮爪窰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人
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
四五百里踰六入谷至尼波羅國

中印
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
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
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
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
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
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咄婆種也志學清高純
信佛法近代有王号鴛輸伐摩唐言碩學聰
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
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
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殄伽
可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又曰摩竭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霏息委髻所交擗音犛切莫交訛彼記



卷第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揔持寺



一國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

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

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

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

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

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万有餘人並多宗

習大乘佛法教祠數十異道寔多

卷第八

七

堯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弥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為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

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僮從盈路袵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友諸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女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

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
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
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
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
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介之後國名波
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

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

迦唐言無憂舊曰王者頻毗婆羅唐言頻婆

說也羅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

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

天祠及窰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唯故宮

北臨瓊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

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

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

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

犯法罪人不校輕重摠入塗炭後以行經獄

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

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

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

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

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

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

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

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
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
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
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
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
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塹廢獄
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宰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
之勢寶為廁飾石作欄檻即八万四千之一
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
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
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

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
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宰堵
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
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
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
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
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
今尔鬼神戮力同心境極瞻部戶滿拘胝以
佛舍利起宰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
旨闍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
闍國所建諸宰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

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
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白玉命神鬼至所期
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
承此旨宣告鬼神速乎期日無憂玉觀候光
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
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窳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
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兩迹俱
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
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
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
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

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
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
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
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迎王毀壞佛法
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
是捐棄琬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窳堵波即
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側
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
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
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斯
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
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

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生自貴
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
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
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
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
燾生靈況尔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
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
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
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
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
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
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

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
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
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
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尔志當為崇
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
羞尔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為牀座
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
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為虛室諸神
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
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敬嘗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

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
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
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窳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
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
更修建小窳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
万四千窳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別崇建
五窳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
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
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
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
震山傾雲昏日翳窳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

僵仆象馬驚奔自茲以降無敢覬覦或曰衆
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反居

勿

吒阿濫摩

唐言雞園

僧伽藍

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

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

養什物周給顏毀已久基址尚存伽藍側有

大窳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藥

果之名也無憂王邁疾弥留知命不濟欲捨

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

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

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

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

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
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
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
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洲主今半阿摩落
主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
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
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
弘濟瘡疾在躬茲臣擅命積寶非已半果爲
施承王來命普施衆僧即召典事羹中摠煮
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阿
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
建捷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

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
殞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
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
唱曰大擊捷稚招集學人群愚同止謬有扣
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
徒雖衆辭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
諸僧伽藍不得擊捷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
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
擊捷稚時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
樹譯曰龍非也幼傳稚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
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
耨慧明敏懋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

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捷稚日月驟移十
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
吒釐城外道博學尔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
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
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
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
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易失邪義
難扶尔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高
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
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稚願垂
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
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

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置
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
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
舍遂宿捷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
伺察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
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
曰夫捷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為
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
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
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
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
競陳旗鼓誼謔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

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浹辰摧諸
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
德
建擊捷椎宰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
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蕪不
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
響應人或激難垂帷對舊學高才無出其
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縛窣沙唐言
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
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
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
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

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
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
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
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
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玉唯願垂許與彼居
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
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
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
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
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
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
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

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
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
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窣
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
請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
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
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
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
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
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

梁壩垣階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
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
像凡斯三像鑄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
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竒瑞間起
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
幽蔚靈仙攸舍盡蛇暴龍窟穴其藪猛獸擊
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窣堵波其
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
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
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
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
自古迄今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

蛇猛獸群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崗有宰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
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加藍
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
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
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法之法而習
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
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
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
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
敏達早擅清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
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
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
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
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
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
門異道迺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
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
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
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
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尔曹世諦之淨行我
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拒婆羅
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

林中猛獸群行爲暴有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

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停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尔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

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蓋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

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堅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堅便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

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為伽藍邑戶德
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曰尸
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鍊
一危峯如宰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
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
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
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詔以究竟之
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各擅
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
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
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
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

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
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
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
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
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
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
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眾輕其
少恐難獨任護法知眾心之不平乃解之曰
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
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
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青實深極幽玄外
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

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
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潛不有旌別無勵
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
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舍其邑戶式修
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
河至伽耶城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
千餘家本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眾咸宗
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
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溪谷杳冥峯巖危
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
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
頂上有石窠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
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窠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
南有二窠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那提迦葉波字略也洎事火之處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
山

唐言前正覺山故云前來將證正如來勤求六

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

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崗登

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

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

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
南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
加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
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
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
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
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
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
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時或有得見也洎諸天
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
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窰堵波度量雖殊
靈應莫異或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

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還前正
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甃
崇峻嶮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
名花連陰接影細莎異草弥漫緣被正門東
闢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
門通大伽藍墻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窰堵波
或復精舍並瞻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
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
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
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
高金剛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

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弥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胷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榦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

千万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漑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漑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本玉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旦將禮敬唯見蘗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乳漑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

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
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
盡根抵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
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拏伐摩
王唐言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慧日已
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
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漑經夜樹生其
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
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
二十餘步壘以青甃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
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

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寶瓶又稱寶臺

東面接為重閣

簷宇特起三層椽柱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
鏤以飾之珠玉厠錯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
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
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
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
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
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
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
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
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
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小池興諸供養所

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
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厩修供養勤求心
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
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
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
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
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
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
如其命尚餘四日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
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
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蕭然如在座高
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

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
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塗瑩未周既不見人
方驗神鑒衆咸悲嘆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
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
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
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
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
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
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
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做昔下垂衆知
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
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

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
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
懼而嘆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
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
役使遂於像前橫壘執壁心慙冥闇又置明
燈執壁之前盡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
舉身生炮肌膚攖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
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
尚在神功不虧旣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
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
乃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
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

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
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
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
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
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
文後人於此壘執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
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誠願後
乃度量隨壽修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
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
暫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
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
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
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
聖悠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窰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
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
自惟念何以為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
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
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
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窰堵波是
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處印度休

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
効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窰堵波是魔王燒
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
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
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攜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
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
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窰室各有地神之像
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

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窳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懷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太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鬣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

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窳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窳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窳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窳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樹窳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

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
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
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
差難遍舉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
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
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
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
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
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

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
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
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
有目支隣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
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
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
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
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陀龍池東林中精舍有
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
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
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為
伏伏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

一麥形容毀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
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
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
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
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
乳糜其側窣堵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
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
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
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

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
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麩側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
既獻麩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
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
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
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
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
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摠受
之次第重壘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為母說
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

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
涸池岸有窳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
緣處現神變側有窳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
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
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
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尔俱返迷途於是
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
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
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
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深衣伽耶迦葉波
與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
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窳堵波是如來伏迦葉
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
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
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熾炎熾諸梵志
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惜優樓頻螺
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
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
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窳堵波五百獨覺同
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窳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
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
歸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與布密雲降

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
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
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
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里有盲龍室此龍者
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
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
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
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
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
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

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
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惰
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
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
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
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
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
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
垣墻高三四丈極工入之妙窮丹青之飾至
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前以珍寶諸窣
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

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
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
之日出示衆人即印度正月十五日也此時
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
座部法律儀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
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
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
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若不能言
王曰將何所負若此殷憂沙門曰我憑恃國
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陵辱
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
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

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
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國中重
寶獻印度王王旣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
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
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
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
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
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藍使客遊乞
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
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
辭報命群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
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

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
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無
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
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
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
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
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
備舉每歲苾芻解兩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
眾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
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
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頌
濕縛度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

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
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
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
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墊音店 姬烏句切 核音縣 詒許侯切 闕於葛切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三藏法師玄奘

奉詔

譯

大摠持沙門

撰

撰

一國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窣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

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兩
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象
子以歸象子既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草典
廩者聞王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
日飢餓今見幽厄詎能甘食王愍其情志故
遂放之其側宰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
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所四佛座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石
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鬱頭
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澤於此法林棲神
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揭陀王持
深宗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鬱頭藍子凌虛

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
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宮
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既親且賢無
出其右摩揭陀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
所委尔宜悉心慎終其事彼鬱頭藍仙宿所
宗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勅誠既已便即巡
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至已捧而置座
鬱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
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耻詭謂女曰吾比
修道業入定怡神凌虛往來畧無暇景國人
願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為務豈守
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往使

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
是時人以心競灑掃衢路百千萬衆佇望來
儀鬱頭蓋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
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嚶嚶臨池乃魚鱉誼
聲情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即發惡願
願我當來為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身
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噉諸羽
族入流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
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壽八
万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果昔願得此弊
身從是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居勿反

吒播陀山

唐言

亦謂婁盧播陀山

唐言

高巒

峭嶮極深

壑洞無涯

山麓谿澗

喬林羅谷

崗

岑嶺嶂

繁草被巖

峻起三峯

傍挺絕

崿氣將

天接形與雲同

其後尊者

大迦葉波

居中寂

滅不敢指言

故云尊者

摩訶迦葉

波者聲聞

弟子也

得六神通

具八解脫

如來化緣

斯畢

垂將涅槃

告迦葉波

曰我於曠劫

勤修苦行

為諸衆生

求無上法

昔所願期

今已果滿

今將欲入

大涅槃

以諸法藏

囑累於汝

宣布勿有

失墜

姨母所獻

金縷袈裟

慈氏成

佛留以傳

付我遺法

中諸修行

者若苾芻

苾芻

鴈尾

鴈波索

迦塞

唐言近事

男舊曰伊蒲

也

鴈波

斯迦唐言近事女舊優婆斯皆先濟渡令離
流轉迦葉承旨任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
十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
而上屈槃取路至西南岡山峰險阻崖徑槃
薄乃以錫杖扣剖之如割山徑既開逐路而
進槃紆曲折迴互針通至于山頂東北面出
既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
峯殷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
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衆
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峯自開
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授
衣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虛空示諸神變化火

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
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
或見明炬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鷄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峯崖
崇峻巉岬巖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磐
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旃檀塗飾如來今其石
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
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或隱或
顯靈竒之迹差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谷中
東行三十餘里至洩反移結瑟知林唐言林竹
修勁被山滿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
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

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
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為
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杖林中近有鄔
波索迦闍耶犀那者唐言勝軍西印度刹帝利種
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
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辯論清高儀範閑雅諸
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
相趨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
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
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塗作小窣
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

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摠聚於內常
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妙法道
誘學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
禮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
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法
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摠
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眾法會稱慶其時神
光燭曜靈異昭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水甚
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尚存
清流無減遠近之人皆來就浴沉痾宿疹多
有除差其傍則有窣堵波如來經行之處也

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
宰堵波昔如來雨三月為諸人天於此說法
時頻毗娑羅王欲來聽法乃䟽山積石壘階
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隱於
此鑿崖為室餘址尚存傳教門人遺風猶扇
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
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
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磨牛頭旃檀塗飾
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舊曰
羅又曰阿須倫又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

術顧傳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
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
金銀瑠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
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
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
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
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
入池已悅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
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
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䟽崖導川或
壘石或鑿巖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

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唐言
城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君王之
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
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峽徑北闢山門
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
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
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
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
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伏醉象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
恃必芻馬唐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

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業
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芻亦方乞食時
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
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馬
勝芻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
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
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余不知耶淨飯
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
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有非
空難用詮叙唯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
所能詳議因為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
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
是室利翹多唐言勝密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勝
密者崇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志曰喬吞摩
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
家飯會門穿大坑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
燥土凡諸飯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
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
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
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
受請而往足履門闔火坑成池清瀾澄鑒蓮
華弥漫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
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勝

密聞已謝咎歸依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

迦大鑿舊曰者於此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壩

垣種植花果餘址蘖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

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

坎猶存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姑栗陀羅

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接北山之陽孤

標特起旣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

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

法頻毗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

至峯岑跨谷陵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

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

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夫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垂有甃精舍高廣竒製東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遙擲繫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窰堵波在昔如來於此說法華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盤石阿難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

者是時驚懼無措如來鑒見申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尚存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墟坎猶存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盤石是如來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足迹輪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窰堵波是如來望摩揭陀城於此七日說法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煖未盡

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筍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為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疾多差溫泉左右諸窰堵波及精舍基址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多矣溫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苾芻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災禍近

有苾芻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災異為害不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苾芻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苾芻曰尊者染衣守戒為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苾芻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誼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若我枝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苾芻曰誦呪護身非欲害物

往者行人居此習定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觀
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辜也其何辭乎少女
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
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呪苾芻於是修定如初
安靜無害毗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
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
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
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盤石上有班采狀血染傍建窣
堵波是習定苾芻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苾芻
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

而自咎竊復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
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即
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
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苾芻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苾芻
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苾芻宴坐山
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
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
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
待時此苾芻遙覩聖衆身意勇悅投崖而下
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
尊告曰宜知是時即上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

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孰室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衆今天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

唐言未生怨舊曰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阿闍世說畧也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未生怨王窣堵波側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愍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

西遊記九
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
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
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覩
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
世尊於雙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
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
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
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興
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
曰慧日淪照世界暗冥善導遐棄眾生顛墜
懈怠苾芻更相賀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
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

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禮敬既而法
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
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
蘇迷盧山擊大捷槌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
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捷槌聲中傳迦
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
會是時迦葉告諸眾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
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
侍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神通聞
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
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人除阿
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

聖衆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
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
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
然憂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
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旣已疲怠便欲假
寐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
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
難承命從鑰隙入禮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
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
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但纜舊曰修多
羅毗柰耶舊曰
藏優波釐持律明究衆所知識集毗柰耶舊曰
毗那耶藏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兩三月

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
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宰堵波是阿難受僧
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
後方乃預焉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宰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
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
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
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
聖咸會愚智畢萃復集素但纜藏毗柰耶藏
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為五藏而此
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如來
在世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
後枯涸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宰
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
刻記立宰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婁利四城唐言外
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其址猶峻周二
十餘里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都在上苑
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隣
罹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衆庶嗟怨不安其
居王曰我以無德下民罹患修何福德可以
禳之群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

細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
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
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
今遷於彼同夫棄屍既耻陋居當自謹護王
曰善宜遍宣告居人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
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
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羅
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
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
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
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
王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

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

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宰堵波

殊底色加樹提伽哩曆舊也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宰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

度羅怛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唐言

施無僧伽藍聞之耆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

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

稱從其實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

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美其德号

施無馱由是伽藍因以為稱其地本菴沒羅

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

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

未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唐言敬重一

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

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軋外道見而記曰斯

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

則踰千載而弥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

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毘多王唐言繼體

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但他揭

多毘多王唐言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

藍婆羅阿迭多唐言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

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

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万里雲集衆坐已

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
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
那國也和上嬰疥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
赴會聞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
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捨國出
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快快懷不自安
我昔為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早在衆末尋
往白僧自述情事於是衆僧和合令未受戒
者以年齒為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
子伐闍羅唐言嗣位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
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此北復建大
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為一門既歷代君王

繼世興建窮諸剎剎誠壯觀也帝曰王本伽
藍者今置佛像衆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
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
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戒行清白律
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
則焉請益談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
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
異域學人欲馳聲問成來瞽疑方流雅譽是
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
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
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
矣

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頽其名

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
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
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
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
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
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
百數舉其二三可畧言矣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為
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
方苾芻見佛處昔有苾芻自遠方來至此遇
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五體投地即發願求
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苾芻者甚可

愍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
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
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
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耽世樂聖果斯遠其
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鑪往佛
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
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
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
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
其幹兩枝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抵
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

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宰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鑰鈔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一十丈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執

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隣境國王大臣豪族賈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佛在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為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宰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

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
獸俗共求捨家遂師珊闍耶馬舍利子遇馬
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悟
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
世尊遙見指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
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苾
芻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
裳變戒品清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
羅漢果得神通力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
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
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毗娑
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苾芻左右

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翼
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身為摩那婆首
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
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陀國
頻毗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
百千万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頻
毗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
拏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
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尚在傍有窣堵波
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
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典
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

西地記九
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
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
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為作弟
子果而有娘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
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
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少而
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沒特伽羅
子於珊闍耶外道所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
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
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
入地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即而問曰
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馱世出家成等正覺

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
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
勝乃隨宜演說舍利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
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
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禮願從佛法
世尊告曰善來苾芻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
半月後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
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
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
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
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
遍善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

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去於後夜
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臂拏迦色東南四五里有宰堵波是尊
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乘波佛在
世時有三拘胝唐拘胝言億者大阿羅漢同於此地
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宰堵波東行三十餘
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山唐言窣也其山巖谷
杳冥花林翳鬱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
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
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為演
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
者莫不肅然敬懼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座及

西地訓

五

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士俗曰
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
每有燈炬常為照燭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
峯伽藍前有宰堵波謂亘許贈娑唐言昔此
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
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
苾芻經行忽見群鴈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
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
鴈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
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說法導誘隨
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
先執務從聖旨此鴈垂誠為誠明導宜旌厚

西地訓

五

德傳記終古於是建宰堵波式昭遺烈以彼
死鴈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

迦布德迦唐言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

切有部伽藍東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昔佛於此為諸大衆一宿說法佛說法時有

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遂作是

言我惟薄福恒為弊事來至

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

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

汝應緼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鴿投

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

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

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為鴿伽藍舍利五色

迦布德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

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注壑上多精舍靈廟

頗極剞劂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

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

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

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

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

羅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

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

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

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
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
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
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梵天王
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
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苑伽河南
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雕飾東
南不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
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般臧羅聚落
伽藍前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佛昔於
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

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
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

中印
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三藏法師玄奘

大摠持寺沙門

撰

撰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耒咀祇羅國

奔那伐渾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咀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烏荼國

恭御陀國

羯陵反力伽國

憍薩羅國

索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西域記

卷第十

林羅矩既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比
路宛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具繁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
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
道雜居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
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
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宛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
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遵
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
法大城南有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

傍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多頻設

底拘胝唐言聞二耳謬也苾芻生處昔此城

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

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洎乎成立

未曾履地故其足趾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

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

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藥迺相告

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

其善根將發也命没持伽羅子而往化焉既

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

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

立於前長者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
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馥
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
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
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
車馭象懼蹊蹶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
城鑿渠通漕流滿芥子御舟安止長絙以引
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
命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
結加坐伸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
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加趺坐王善其
有禮特深珍愛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

時說法誨喻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
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告
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
者以此為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
和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
則身疲心急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
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旻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巒峯昔佛
於此三月安居降薄旬羅藥叉山東南巖下
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
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窠堵波焉次南石上則

佛

置据稚迦

軍持

訛

略

也

舊

曰

跡

深

寸

餘

作

入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叉
腳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藥叉
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
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
足跡長尺有八寸廣於六寸深可半寸其跡
上有窳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殺人
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
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
形偉大從此順旄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
至瞻波國度中境印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旄伽河
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

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
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
都城壘甃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却敵高險在
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
天女降迹人中遊旄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
娠生四子焉分瞻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
封壇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瞻部洲諸城之
始也
城東百四五十里旄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
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爲室引流成
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
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群遊千數自此東

符四

百餘里至羯朱温祇羅國

彼俗或謂中羯

印度

羯朱温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

稼穡豐盛氣序温風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

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

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隣國所以

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

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葺茅為宇去則縱火

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宛伽河不遠有

大高臺壘甃石而以建焉基址廣峙刻彫奇

製周其方面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

自此東渡宛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

那國

中印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

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徃徃相間土地

卑濕稼穡滋茂般揅娑果既多且貴其果大

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

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

枝如衆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

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

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

雜居露形尼軋寔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

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

部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宰

部度

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宰

西域訓

卷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
爲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
側則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去此不遠
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
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
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稼娑果那羅雞羅
果其樹雖多彌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
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事天
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

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
天祠數百異道數萬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

婆塞羯羅伐摩

唐言日胃

号拘摩羅

唐言童子

自據壇

土奕葉君臨逮於今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
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
法然敬高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
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
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陀羅論
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
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

因

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大心發弘誓願

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
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群迷先物
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
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
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
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
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
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
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
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
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
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

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
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耒嗚祇
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羅
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
行於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
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
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瘴氣氛
沴毒蛇毒草為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群暴
故此國中象軍特甚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
至三摩坦吒國東印度境三摩坦吒國周三千餘
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穠穠穠穠滋植花果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

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軋其徒持盛去城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為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効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咀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幢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

西域記卷第十一

七

聲問可知自三摩咀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境印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陸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眾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城側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那國東境印羯羅拏蘇伐刺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西域記卷第十一

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
卑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異繁植氣序調
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
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
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未知僧伽藍唐言赤塗庭宇顯敞
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
其中警誡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
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鏐首戴明炬杖
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論義或者
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拆裂悲

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
髦彥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
難不酬爲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
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今
屏居幽寂久矣于茲非夫體法合德何能若
此者乎王聞之已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
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庸淺恐黜所聞敢
承來旨不復固辭論義無負請建伽藍招集
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
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
其義遠其文約包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

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
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
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
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
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
來說經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
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
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
魁梧容色黧黧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

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
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
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
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波祇釐僧伽藍其
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
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
槃下覆鉢勢上以花蓋寄置之便住若磁石
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
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但羅城唐言周
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

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
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
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窰堵波上寶珠
光明離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
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境印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濱近海隅山阜嶷嶻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
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
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
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
道萬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
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無強敵

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
大青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
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餒力

伽國南境印

羯餒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
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
多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
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
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
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軋之徒

持世堂

西域記

卷

錫餒伽國在昔之時氓俗殷盛肩摩轂擊舉
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凌觸退失
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
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
故今此國人戶尚少

城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
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國
境北陞大山嶺上有石窳堵波高百餘尺是
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
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

國度中境印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

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
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
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
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
萬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
道雜居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窳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
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
王号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廬時
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
幸為通謁時門者遂為入白龍猛雅知其名

盛漏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

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
 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
 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
 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
 言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
 物清濁弥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
 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
 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慄然肅物言談者皆
 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希請益方欲受業
 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日辯
 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
 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絕法教

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
 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園提振辭端
 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
 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
 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
 後敢聞命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
 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
 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
 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
 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
 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徂落夫龍猛
 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群有身命若

龍猛
 菩薩

白藏

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
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
馬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
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危若懼疾驅來
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為
舍生寶命經誥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
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
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
飼獸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
王飲餓藥又血諸若此類尤難備舉求之先
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
求人頭為用招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

殺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
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輕
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
曰俞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
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往來六趣宿
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
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為意誰能濟
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
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
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
終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
唐言

王為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
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
中則長廊步檐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
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
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飛泉周
流重閣交帶廊廡踈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
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
未半心甚憂惑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
負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
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
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弘
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

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誨奉
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
為金玉遊見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
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
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
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
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帑藏招
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
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
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
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
先志曰引正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

價用九拘胝

唐拘胝者

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

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

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關反拒以

擯僧徒自尔已來無復僧眾遠矚山巖莫知

門徑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

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

羅國

南印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号瓶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温暑

風俗猛暴語言辯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

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

三十餘所異道寔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

剏剏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窠堵

波高數百尺並阿折羅

唐言

阿羅漢之所建

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窠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現大神通

度無量眾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

嶺有石窠堵波陳那

唐言

菩薩於此作因明

論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風染衣智願廣

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為因明

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迹

巖棲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

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采山神捧菩薩高
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
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
滅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深達
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
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
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
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
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攸仰斷三界欲洞三
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
請方欲證受無學聖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
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

何捨廣大心爲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
之願欲爲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
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爲利甚大陳那菩薩敬
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思沉研廣因明論
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
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
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
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邇國南印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
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
氣序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
窟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

多習學大乘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僧伽藍城西據

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僧伽藍此國先王為

佛建焉真川通徑䟽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

接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

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罷安居日皆

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

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

豺狼或為猿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聞無僧

眾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毗吠唐言論師

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

雅量弘遠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內弘龍

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

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

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

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

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虚心為日已久然以宿

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

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

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

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

成佛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

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

親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

講堂

講堂

講堂

講堂

講堂

講堂

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
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覩史多天於斯禮覲尚
速得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
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
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
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
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
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
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
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
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
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

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
洞開是時百千万眾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
而告眾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
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
復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
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眾從容而入入之
既已石壁還合眾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
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周十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
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群盜公
行氣序溫暑風俗姦兇人性獷烈崇信外道
諸國諸國頽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

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罕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
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
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義
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唵但羅漢唐言
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
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
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葉指令
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
決羅漢隨難為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
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觀史多天請問慈

氏慈氏為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
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尔所知宜深禮敬如
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
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
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避席
禮謝深加敬嘆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
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
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号建志
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
果出寶物氣序温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
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
齊僧徒万餘人並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

諸國

百城

二

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
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窣堵波
建志補羅城者即達磨波羅唐言護法菩薩本生
之城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
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
慘悽對佛像前殷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
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
戶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
指告因請出家眾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
命推求遐邇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知也
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令問風範語
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
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
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
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秣羅國南印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
餘里土田瀉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
國氣序炎熱人多鰲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宗
不尚遊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
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眾多露
形之徒也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
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窣

釋迦

西域記

卷

堵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
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
彰聖迹故此標建歲久彌神所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
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檀
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矚其有大蛇縈
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
見已射箭爲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
香樹松身異葉花果斯別初採既濕尚未有
香木乾之後修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
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刺耶山東有布坦洛迦山山徑危險巖谷

巖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
山二十帀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
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
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
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爲塗灰
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從此山東北海畔
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
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
唐言
執師
度子非境印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可狷俱犬切 飢音 帑音 狷音 聞傾覓切

摩竭

高

三

啟

去切

奇

鴻鹵

二

音

昔

魯

西域記

卷十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摠持寺沙門辯機撰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刺佗國

跋祿羯咄昌葉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刺佗國

瞿折羅國

鄒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犍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犍度國

西域記

卷十一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傘茶國

伐刺拏國

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

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

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

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

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隣國

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

在輦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

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

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

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

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

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

逃逝母曰我已先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

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

去已遠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審

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

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

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

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

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

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
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
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群從
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
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
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
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
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
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相撫育母曰
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
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遠
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刃出應招募是時千衆

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
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割刃
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
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
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
曰逆哉父而尚害况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
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
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
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
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
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
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

西地言一
三
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
建都築邑據有壇城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
舉元功而為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
神鬼所魅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
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
忍鴟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
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
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
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
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
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

漸取食之時瞻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
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
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
吉幢動便賣香花鼓奏音樂相携迎候誘入
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自餘
商侶各相配合弥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
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
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
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
此怨傷曰尔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
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

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
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
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
曰尔輩各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
海免難至瞻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
專一無貳執其髦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
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遁相告語異其所
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
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
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
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
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

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羅刹女策說無
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
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
彼商人携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
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
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爲夫所棄既寡藝
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
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
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
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苦苦相逼當斷汝命羅
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
家謂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

我為妻生一子矣賣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
遭風舟楫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
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
詈言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
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
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
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
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
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
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
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
僧伽羅曰恐為災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

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
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
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
還歸寶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
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
趨進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僚
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
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
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
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
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
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寐禘禍

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運在茲
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爲王僧伽羅辭
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
公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
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
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
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
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
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
羅刹女墮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沉溺洪流
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
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

王名而爲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
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
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志求聖
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
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
藍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
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名擅專門分成二部一
曰摩訶毘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
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
戒行貞潔定慧疑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

營則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殊珍飾

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伽大寶寶
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
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
修供養

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又曰無憂國即南印度
其地多奇寶又名曰寶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
名僧伽羅諸德無備國人推尊為王故國亦以
僧伽羅為号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刹
女拯恤危難於是建都葉邑化導是方宣流正
教示寂留牙在于茲土金剛堅固歷劫不壞寶
光遙燭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凡有
禱禳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灾異精意懇祈靈祥

隨至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王宮側
有佛牙精舍飾以衆寶輝光赫奕累世相承敬
禮不衰今國王阿烈苦柰兒鎖里人也崇祀外
道不敬佛法暴虐兇悖靡恤國人褻慢佛牙
大明永樂三年

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花往詣彼國供養
鄭和勸國王阿烈苦柰兒敬崇佛教遠離外道
王怒即欲加害鄭和知其謀遂去後復遣鄭和
往賜諸番并賜錫蘭山國王王益慢不恭欲圖
害使者用兵五萬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
會其下預泄其機鄭和等覺亟回舟路已阨絕

人出舟師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間道攻

西地訓一
入金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與其國內番兵
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等執其王凌
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
始達舟當就禮請佛牙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
曜如前所云旬霆震驚遠見隱避歷涉巨海凡
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獰龍惡魚紛出
乎前恬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
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師

皇帝命於

皇城内莊嚴旃檀金剛寶座貯之式修供養利
益有情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爲瑩飾中

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
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
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
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嘆曰如來在昔修菩
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
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悟寶靜言
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
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
佛像頂髻寶也余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
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
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
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

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

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駿

反勒鄧

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

舍在昔如來於此說

駿迦經

舊曰楞伽經說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誓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

羅誓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

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

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崩臨注谿壑時有商

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

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

水眾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極之於即

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

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

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

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

見其人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

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川

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未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駿反勒鄧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

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駿迦經舊經曰楞伽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誓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那

羅誓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

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

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崩臨注谿壑時有商

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

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

水眾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極之於即

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

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

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

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

見其人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

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川

西地記上 十
商入往之者多矣感無所得自達羅毗荼國
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
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
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俗風
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
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
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
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
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
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
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
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
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窳
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
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窳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窳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
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
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群
生城西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
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

化度衆生傍有加藍唯餘基址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群盜凶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摩訶剌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凌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推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飲

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隣國王刹帝利種也名補羅誓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宰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執諸宰堵波

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
靈鑿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嶂重巒絕巘爰有伽
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

唐言

背巖面壑阿折羅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
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
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
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
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
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
酬厚德建此伽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
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

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
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
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雕鏤
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
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
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士俗
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
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鉢陀河至
跋祿羯咭昌業婆國南印
跋祿羯咭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煮海為鹽

釋迦

為業氣序暑熱迴風颭起土俗澆薄人

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印度羅境之國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果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麩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

西域記

卷

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瞻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洎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弈世相承美業無替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弥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

建小窳堵波

聞諸先志

曰昔者大慢婆

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
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
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問遐被王
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
言曰吾為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
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
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祇敬我
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
遂用赤旃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
天佛世尊等像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
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
樓支唐言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

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
時無人矣今彼愚夫敢行凶德於是荷錫遠
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
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為之禮遂設論座告
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
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眾前後侍聽
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
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
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以濫虛名
罔上惑眾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燒鑪鐵令
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

行殘酷怒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
遍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
聞已往慰之曰尔學苞內外聲聞遐邇榮辱
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
深詈苾芻謗毀大乘輕慢先聖言聲未靜地
便坼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
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為業
土地沙鹵花果稀少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
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
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刑法則

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
神祠館千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
行三百里至契吒國南印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
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
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眾
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即北羅羅國南印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
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
餘餘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

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
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於
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坡過去三佛坐及
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
即皆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
鞠閣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婿号杜魯婆跋
吒唐言性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
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
醫藥之價七寶竒貴之珍既以摠施倍價酬
贖貴德尚賢尊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
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
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制論並盛

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

國

西境印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
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
餘里至蘇刺侏國西境印
蘇刺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
獵毗國地土鹹鹵花果稀少寒暑雖均風飄

不靜

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

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
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
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賀遷有無去
城不遠有郁鄩多山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
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
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
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羅摩
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侘國居人
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
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法教說一切有部天
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

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東南行

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

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侘國居人殷盛家室

富饒伽藍數千所多以圯壞存者三五僧徒

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

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

去城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

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

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果氣序

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

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
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
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
伐羅補羅國中印
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
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
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
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
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
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苦婆補
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粟麥出金銀鍮石

宜牛羊驢駝騾畜之屬驢駝卑小唯有一峯
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
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聞
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
僧徒万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
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
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
異道雜居王戌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
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窠
堵波數十所烏波耏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
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
窠樹窠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
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
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
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
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
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
希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悅願奉
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為授三歸息其凶暴悉
斷殺生剃髮深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
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珍雖服法衣嘗無戒
善子孫弈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
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境印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
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
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
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
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
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
靈鑿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遍奏明炬繼日香
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
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
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
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殊迦國多旱稻宜菽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咀羅言最勝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摧殘荒地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境印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竭

躋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穀稼雖備菽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颺勁烈宜牛羊驢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然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鑿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来頗遊此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宰堵波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号率菟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
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
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
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刺斯國文
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
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
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然
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
北至波刺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
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刺薩儻
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抵温

也引水為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鍮石頗胝水
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氎氍之類多善
馬驢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
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
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
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氎戶課賦稅人四銀錢
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
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
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
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
接拂慄國境壤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
異多珍寶亦富饒也拂慄國西南海島

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寶貨
附拂憐國故拂憐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
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
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
沙鹵寒風淒勁多菽麥少花果而風俗獷暴
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
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
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
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
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

西域記十一

三

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
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
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
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耆茶國西印度
阿耆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菽
麥特豐花果少草木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
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
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
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北不遠
大竹林中伽藍餘址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
菩薩著屣縛屣唐言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

西域記

卷十一

三

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
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
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
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
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
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
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
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西印度境
伐刺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
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忍暴志鄙弊語
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

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
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
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
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
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瞿盪那國居大山川間
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姝
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涉
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
矩吒國利國謂漕



西域記卷第十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

撰

大摠持寺沙門

不齊機撰

二十二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

安坦羅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曹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四摩咂羅國

鉢鐸劄那國

淫薄健國

屈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達摩

西域記

商彌國

竭盤陀國

烏鐵國

法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鶴悉那
 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
 堅峻險固也山川巉嶙疇壟塿塏穀稼時播
 宿麥滋豐草木扶踈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
 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
 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
 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聰而
 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
 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今王淳
 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
 建宰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
 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穠下勳同反那天其天神
 昔自迦畢試國阿路孫山徙居此國南界穠
 那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遂
 願輕憊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隣國
 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費金
 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競興貢奉俱申誠素
 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唯修施
 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
 獲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

通得

百代

百餘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國大都城号護忒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
俗同曹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
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
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摩那大嶺嶺極崇峻危
墜敝傾蹊徑槃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
高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
上寒風淒烈積雪弥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
飛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
望諸山若觀培塿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

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
行方得下嶺至安叻羅縛國

安叻羅縛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
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
稼穡宜花果人性獷暴俗無網紀不知罪福
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
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宰堵波無
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
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
大

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
 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活國覩
 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上地平垣穀稼
 時播草木榮茂花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
 質人性躁烈衣服氍毹多信三寶少事諸神
 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
 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
 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
 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
 東至烏鐮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

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
 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
 里至曹健國

曹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
 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
 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
 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
 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

活國從曹健國車踰峻嶺越洞谷歷數

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
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
風俗大同曹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
至鉢利曷國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
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
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呬羅
國
呬摩呬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
山川邈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
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

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
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
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
舅姑俱歿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
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見
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
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
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劄那國
鉢鐸劄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
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邈迤沙
石弥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柰等果氣
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

鄙陋多衣氍毹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
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
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
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
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
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浪拏國
屈浪拏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
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則人
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
氍毹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

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
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

至達摩悉鐵帝國

亦名鎮侶
謂護密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觀貨邏國故地也
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
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
流漫寒風淒烈雖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多
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
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氍毹眼多碧綠異於諸
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
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

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
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
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
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
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
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
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
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
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詳其不死沙門言
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
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痲疾當
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

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謬惑孰
不可忍宜戮神主殛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
神像投縛芻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
悅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
沿革在茲願為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
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
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
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
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
矩而便建立自尔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
精舍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

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踈花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彌國商彌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

下穀稼備植菽麥彌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折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技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氈氍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徙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

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
五十餘里據大蔥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
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帶青黑味
其甘美潛居則鮫鱈魚龍鼉鼉龜鼈浮遊乃
鴛鴦鴻鴈鴛鵞鷓鴣諸鳥大卵遺殼荒野或
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
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
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
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
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
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履險
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國

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
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
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
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
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毼文字語言大
同佉沙國然知淳言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
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閒雅篤志好學建
國已來多歷年數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
旦羅唐言漢種此國之先蔥嶺中荒川也昔波
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
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極危峻梯崖

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
靜欲趨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
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
王德感妖氣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
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
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
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
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
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
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
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
為主建宮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

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
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
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
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
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
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
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
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憂王命世即
其宮中建宰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
以其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
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咀又始羅國人也幼而
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

西地訓世一
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
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
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
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
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
号為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
動衆伐坦又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
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
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
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
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

通論

攘舍羅

唐言福舍

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

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瀉鹵

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

多風雪人徒終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

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橐駝

數千賈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竭盤

陀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

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

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隣

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

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

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入百餘里出葱嶺至烏
鐓國
烏鐓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
徒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果
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鑿玉青玉氣序和
風雨順節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
恥文字語言少同法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
毳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
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
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竭盤陀國城西二百
餘里至大山山氣龍嵒觸石興雲崖隙崢隙
將崩未墜其巔窳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

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
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
有畋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
召而至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
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眼
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
先有期限或言聞捷稚聲或云待日光照有
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
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
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
俞乎乃擊捷稚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
之乃曰尔輩何人形容卑劣被眼袈裟

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
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
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
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
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
起窆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
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名也正音宜云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
盛花果繁茂出細氈毼工織細氈氈氣候
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
薄學藝庸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匿容貌麁鄙
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刑訛頗

西域記卷三

三

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
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
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
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
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渠
斫句迦國周十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
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弥漫臨帶
兩河頗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寔繁時風寒
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
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
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
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嗟峨峯

西域記

卷三

三

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
四注崖龕石室綦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
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
以故多有宰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
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
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
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萬頌為部者凡
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
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之
雅言也俗語謂之印度國之屈母謂之日于閩訛
諸胡謂之俗語謂之印度國之屈母謂之日于閩訛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
狹宜穀稼多衆果出氈毼細氈工紡績絕綉

又產白玉璣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
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能衆庶富樂
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儻少眼毛氈毼
裘多衣絕綉白氈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
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公革語異諸
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
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
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
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但又始
羅國被扶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
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
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上帝子蒙譴

釋名

西域記

卷

流徒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

西域記卷之三

四

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

唐言

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

西域記卷之三

四

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
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
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今何人乎獨在幽林
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
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
有何神而汝烏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
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
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受網王曰誠如所
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
當為建立整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
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
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捷推扣擊召集王謂

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
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
授王捷推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餒伽山唐言牛角山
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
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
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
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
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
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
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
夫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此昔此國
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
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
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
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
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
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
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
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已願生其
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迹

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
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闞兵也
我能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
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
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
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
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
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
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
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
蠪

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群之首長每出穴

遊止則群鼠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眾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竒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甲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懾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

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心乃祇敬

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
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
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
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
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
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
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
畢載諸寶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
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
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
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
傾損觀觀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

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
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
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
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
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
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
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藍此國先王
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
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無
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

那王命使迎婦而誠曰余致舜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帛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撿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鹿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飮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自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

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万姓何恪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茲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

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地無僧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蘩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万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媿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求聞之士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橋賞弥

國郎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畧無遺類尔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至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唾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詈

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媿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媿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

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
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
風起則人畜惛遂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
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
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
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
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涅槃地也城郭巋然
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
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
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舍不同
事難窮驗非可抑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
其聞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

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
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
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
雖盡應生而不生起謝雖絕示寂滅而無滅
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
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
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搗
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雖出
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
一音振辯於群有八萬門之區別十二部之

西坡詩卷二
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
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
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
妙選應貞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摠其源
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
粵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万殊不
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弥新備存經誥詳著
記傳然尚群言紛紜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
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若斯況正
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奧旨文多闕焉知是
以前修令德繼軌譯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
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

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攄真宗猶
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
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為大訓道不虛行
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千載之下十
力遺靈閱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
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流
於雷澤派洪源於媯川體上德之禎祥蘊中
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葺行福樹曩因命
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
仰翦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

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
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効請益之勤冠
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謀
競黨專門之義俱疾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
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
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
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
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
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啓
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
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

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万里

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

乘學徒号木又提婆唐言大斯乃高其德而傳徽号

訶耶那提婆唐言大斯乃高其德而傳徽号

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三請微言

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

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

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

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憇雞園迴

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

原而撫撫潛靈舊址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

而懷仰玄風而永嘆匪唯麥秀悲殷黍離

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
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遄邁寒暑屢遷
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
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
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
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
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
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
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

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
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
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眾部經律論一
十五部三弥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塞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
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
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
七三部凡五百二十夾摠六百五十七部將
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軻載馳歸駕出舍
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隘越
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

雒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
陰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
之教像運之興斯為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
讚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嚮敬順聖旨不加
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
摹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
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
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
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
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
人經旨沖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

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謹論傳經深旨務從易
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
謹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
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
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
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
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
也緇素僉曰渝乎斯言謹矣昔孔子在位聽
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
讚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
道審之集文住生肇融叡之筆削况乎因方

為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為大揔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籍時來屬斯嘉會負鷄雀之資廁鵷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論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福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

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戒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槃紆壇場迴互行次即書不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

從實錄進誠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
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實資朝化
懷竒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
聞博望之功驚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園
想千載如目擊覽万里若躬遊夙古之所不
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淳風
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
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

卷第十

辰酉

同治

同治

同治

大唐西域記向無善本字多夾承嘉靖甲

寅夏復偶從金陵得宋本携歸玉蘭堂

而子姪輩分抄孫藏之遂尚是歲

重陽後一日滋明後

觀

惟古言天竺者莫詳于釋辯機西域
記新唐書傳五天竺屬國蓋取裁焉
第就其通朝貢者今海外蕃牖大后
載籍廣至恭甯祐者官印度十年
饌乃圖誌凡元奘所歷以朱界之新
化部君以譯斯記自颯秣達至波謎
羅身今地九十有二然嘗就大雪山安
治新頭誌以白霞其部居又可尋什
四五洞若觀火無疑者天竺之稱中

亞細亞唐書幅員三萬里記則云周九
萬里魏哩深謂唐書是圓員之數
圍三徑一裁萬里耳今自克什米爾
至錫蘭山南北是萬里其東西則僅五
千里魏先生并西藏緬甸及波斯計
之此也姚石甫謂元吳以開方計特
少一方字遂為詬病然開方法方千
里者為方一里者百萬五印度北以五
千里計是二千五百萬方里九萬里多

未盡矣竊謂此王制方十里者為方一
里者百也元吳通四至計之方九千里
耳是亦前有益公序第十一焉有大
明永樂三年至霖量功直三百七十
字即四庫所收本矣未錄微明
跋於就衡山先生藏笈影鈔者以
守山閣本翻一過不出俱以此本為長
者左思就張氏借北秘記標為慚賦都
云才學

鄴架佳存藉闕以靜達遠也且為
讀新唐書西域傳橐籥百朋之錫
為多矣將歸趙璧輒贖教後以識
楊生烟長先生道鑿

甲午重九平原村人





